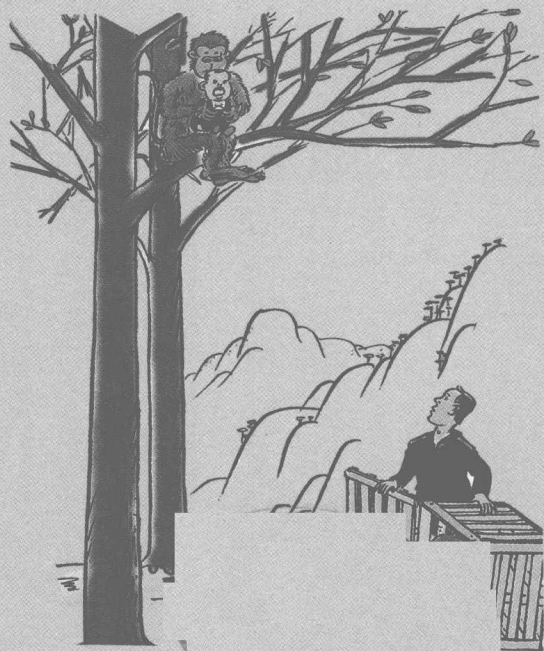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同猴子 交换人质

徐凤清 著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同猴子 交换人质

徐风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猴子交换人质/徐凤清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

(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)

ISBN 978-7-5617-6784-9

I. 同… II. 徐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2023号

同猴子交换人质

徐凤清 著

策划组稿
统 筹
策划编辑
文字编辑
执行编辑
装帧设计

滕 刚 刘光全
李 梅
王 海
于科仁
张玉琴
李彦生

出版发行
社 址
电话总机
客服电话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-62572105
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
门市 (邮购) 电话

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
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址

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

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

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

开 本

890×1240mm 32开

印 张

9

字 数

196千字

版 次

2009年4月第一版

印 次

2009年4月第一次

印 数

1-8000 册

书 号

ISBN 978-7-5617-6784-9/I · 525

定 价

16.50 元

出 版 人

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 联系)

第一辑

金斑喙凤蝶

- 小校长怒砸校门/2
- 将军竞标/22
- 埋在白雪下的老人/35
- 金斑喙凤蝶/47
- 青铜镜的诱惑/15
- 张大狗改名/29
- 摸底/39

第二辑

背着老娘游黄山

- 背着老娘游黄山/66
- 老板娘导演的荒唐剧/77
- 绝情草/88
- 大山里的映山红/100
- 火狐/71
- 再救我一回/83
- 恐怖的邻居/95

第三辑

重金买骂治怪病

- 银湖水怪/120
- 重金买骂治怪病/131
- 收红包/143
- 用生命较量/153
- 歪招/126
- 雪封大丽山/136
- 花心男人要休妻/147
- 赌石与女人/160

第四辑

同猴子交换人质

- 同猴子交换人质/182
- 一路潇洒寻老公/188
- 怒砸垃圾箱/193
- 孝狗/199
- 都是敲背惹的祸/203
- 情义无价/208
- 密林毒罂/215

第五辑

浪漫杀手之死

- 新娘偷情/234
- 异国奇情/237
- 死亡岛之谜/247
- 浪漫杀手之死/252
- 教授的情人/258
- 惊魂橄榄岛/264

第一辑

金斑喙凤蝶

小校长怒砸校门

一、开门打恶狗

江南有个双荷乡，双荷镇上有所中心小学。可是，这所学校的大门紧闭，还用木条钉得死死的。几百个学生只能从又窄又脏的侧门进进出出。这是一件天下少见的怪事。是谁胆敢如此放肆，不让学校大门打开呢？是住在学校对面的林阿贵。

说到林阿贵，本是小镇上一个无业居民。此人三十上下，光棍一个，平时游手好闲，惹是生非。大前年，他鸿运高照，他那杳无音讯的伯父林瀚云突然与他取得了联系。这位林瀚云乃是马来西亚一位有着亿万资产的实业公司总经理。年逾古稀的林瀚云苦于身边无儿无女，便想起国内的侄子林阿贵，意欲叫他继承林家产业，就几次写信给双荷乡政府，诉说了自己多年的苦衷和愿望，拜托乡政府多多关心和照顾林阿贵，并汇来五十万巨款支持家乡建设，聊表思乡之情。本来就不务正业的林阿贵有了这么个硬靠山，更是胡作非为，有恃无恐。他养了条狼狗，成天虎视眈眈注视着学校大门，见了学生就汪汪叫，先后咬伤了不少学生。林阿贵见了不但不阻止，反而哈哈大笑，以此取乐。

小学的老校长气得去找周乡长，周乡长苦笑着说他已经多次找过林阿贵，劝他杀掉狼狗。可是他却把脖子一拧，说：“你们不要得了好处忘了恩，没有我林阿贵，你们能拿到我伯父五十万钞票吗？哼，要我杀狼狗，除非石臼浮水面，红菱长树梢……”周乡长还说，最近

又接到林瀚云的来信，说12个月后要回家乡洽谈办合资企业，愿意再为家乡经济起飞资助三百万，并又再三要求政府照顾好他的侄子林阿贵。一旦回乡办好手续，立即把林阿贵送马来西亚继承林家产业……周乡长最后说：“老校长，你的心情我们理解，请你为我们这个穷乡忍一忍吧，林阿贵一走，事情就过去啦！”

老校长气愤地问：“周乡长，如此说来，只能放任林阿贵的恶狗天天咬伤学生了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周乡长在办公室踱了几个来回，看着双鬓斑白的老校长，迟疑了半天，才用无奈的口气说：“老校长，办法只有一个，把校门暂时封起来，另外开个侧门……”

老校长胸口一阵疼痛，好一阵才喘过气来。

第二天，乡政府派来两个工人，“乒乒乓乓”把校门钉死了。老校长落泪了，教师落泪了，学生呜呜哭了。为此老校长心脏病发作，一纸报告病休在家，无颜再回学校。

学校不能没有校长，一个月后，教育局从县里派来一位新校长。

新校长叫刘文青，二十六七岁。他一到学校，看到被封的学校大门，双眉拧成疙瘩，问旁边的吴教导，吴教导长叹一声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。

刘文青听了，浑身血涌，眼睛瞪着被木条钉死的大门，紧握拳头，猛地一挥，转身朝吴教导说：“只要我刘文青在这儿当校长，我非把这扇校门打开不可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朝乡政府走去。

刘文青找到周乡长，周乡长用教训的口吻说：“你懂什么？我们是县里出了名的穷乡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财神菩萨，你刚刚到任就想给我横戳一枪，想到后果吗？告诉你，你若有办法替乡政府也搞来几十几百万，我同意你马上把学校大门打开，若搞不到，少给

我捅娄子！”

刘文青被教训得喘不过气，默默回到学校，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大门口，举起钢钎，撬起木条，憋足劲，只听得“喀嚓”一声，一根根手臂粗的木条被撬断了。

响声惊动了已经陆续进校的师生，呼啦啦一齐围上来。吴教导大吃一惊，急忙挡住刘文青说：“刘校长，不能莽撞，没有周乡长的同意，不能打开。”

刘文青说：“吴教导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你带学生走开。”

“刘……刘校长，你要三思呀，”吴教导苦苦劝他，“你年轻，有前途，千万不能为这件事葬送了自己！”

“吴教导，谢谢你的好意！”刘文青动情地说，“我是校长啊，看着钉死的校门，对得起学生，对得起双荷乡的父老乡亲吗？吴教导，这件事我细细考虑过了，我不牵连任何人，你不要再阻止我了……”说罢，又举起钢钎，撬下最后一根木条，只听得哗啦一声，关了一个多月的两扇校门响着嘎嘎的声音，慢慢打开了。

顿时孩子们含着泪花，拍着小手，跳着，欢呼着：“校门打开喽，校门打开喽！”

就在刘文青伸手抹着头上汗水的时候，只听到汪——的一声，一条毛色青灰的大狼狗从林阿贵屋里蹿出来，箭一般直射刘文青。

教师吓得往后退，孩子吓得哇哇哭，吴教导也感到心里发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别看刘文青斯文模样，可他从小学过几路拳脚，见狼狗扑上来，他骂声：“畜生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便不慌不忙让过了狼狗的一扑，扔掉手里的钢钎。等狼狗掉过身来，狂叫着再次扑上来时，他又轻轻一跳，躲过了。狼狗见两次扑空，顿时兽性大发，跃身蹿到半空，张牙舞爪压下来。刘文青机敏地把身子一缩，狼狗又一次

扑空，它的脑袋恰巧落在刘文青膝前。只听得刘文青“嗨”的一声吼，好似武松打虎，一把揪住狼狗头皮，使劲一按，狼狗被按了个嘴巴啃泥。刘文青又抽出右手，“咚咚咚”一口气砸了十几拳。这条恶贯满盈的狼狗被打得七窍流血，四肢一蹬，死了。

“嗨，狼狗打死啰，狼狗打死啰！”

教师在欢呼，学生在欢呼，校门口的街坊邻居也在欢呼。人们欢呼刘文青为学校、为小镇百姓除了一害。

本来在一旁助战的林阿贵，看到自己的狼狗眨眼间一命呜呼，急得眼珠子快进出血浆来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个教书匠竟敢打死他的狼狗，简直翻天了！他操起一把雪亮的菜刀，冲过来狠狠向刘文青劈来。

在场的教师、学生、居民都“哎呀”惊叫起来。

刘文青愣了愣，想不到这个无赖还是个亡命之徒，再想一想，今天不治服你，还待何时？刘文青头一昂，既不躲，也不退，而是闪电般把林阿贵手里劈下来的菜刀，从斜刺里劈出丈把远，而后笑呵呵地说：“林阿贵，行凶杀人，是犯法的，还是罢了吧！”

林阿贵哪里肯罢手，又抓起地上的钢钎，号叫着朝刘文青砸去。刘文青不让不避，只用臂膀轻轻一挡，钢钎“当”地弹了回去，只听“扑”的一声，那钢钎不偏不倚，正好弹到林阿贵前额，痛得他倒在地上，双手抱头“哇哇”乱叫，接着伤口涌出血来。

林阿贵双手抱头，杀猪般大喊：“杀人啦，教书匠杀人啦！”

刘文青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，转身对老师和学生说：“进教室上课去，以后还有恶狗当道，我刘文青一定奉陪到底！”

二、难煞老乡长

刘文青严惩恶棍，为学校除害的事，在小镇不胫而走，小镇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可是，这消息传到周乡长耳朵里，震得他目瞪口呆。他刚刚接到县政府外办的电话，说林瀚云已从马来西亚抵达香港，不日就可到双荷洽谈企业事项。可眼下……万一林阿贵恶人先告状，林瀚云又偏听偏信，合资不就泡汤？他急得站也不是，坐也不安。嘴里连连叫着：“刘文青啊刘文青，我的一盘棋全叫你砸了！”但光恼恨有什么用，当务之急是在林瀚云来到双荷之前，先稳住林阿贵。怎么稳？他苦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走过去，拎起电话，叫来了刘文青。

刘文青进门见周乡长立在窗口，办公室里一团烟雾。他知道叫他来一定是为打开校门的事。他早已做好了挨批的准备，他叫了一声：“周乡长！”

周乡长转回身，一脸怒气地说：“小刘校长，你好痛快呀，一拳一脚，稀里哗啦的全给砸啦！你想过没有，你痛快，你逞能，我可是在船头上跑马，走投无路啦！”

刘文青没有坐下，坦然地望着周乡长，说：“周乡长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，在这件事上，我没有错。作为一个校长，难道不应该保护自己的学生吗？”

周乡长说：“我早跟你说过，你的一举一动不只是在于打不打开校门，也牵动着全乡老百姓的利益。你砸的是几十、几百万钞票呀！我的小刘校长，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林阿贵的伯父林瀚云三天后到乡里来，目的就是办合资企业，这是关系到我们乡起飞的大事，你这么一砸，林阿贵添油加醋地向他伯父告恶状，人家会拱手给你钞票呀？”

刘文青还是倔强地站着，丝毫没有自责地说：“周乡长，我认为如果林瀚云真有爱国之心，爱乡之情，那么，只要我们把事实真相说清楚，他对自己侄子的胡作非为一定深恶痛绝；如果他认为自己的侄子没有错，周乡长，我们拿这种人的钱，手不觉得烫，面孔不觉得热吗？”

一听这话，周乡长的脸上像给火燎了一下。他用手指把烟头使劲掐灭，抖了几下嘴巴子，然后转过身，望着窗外。刘文青看着乡长这神情，他突然想到，周乡长难道是为他自己吗？他肩上压着全乡几万人的吃住穿呀！这么一想，他意识到自己这么冲动的严重后果了，心里不由得慢慢升起一种内疚和不安。他望着周乡长瘦削的双肩，动了感情，放低了声音问：“周乡长，我承认我的行动有欠妥的地方。现在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？尽量挽回影响……”

周乡长猛地转回身，走到刘文青跟前，双手重重地压在他的双肩上，眼神里充满希望地说：“小刘校长，办法只有一个，我陪你一同登门向林阿贵赔礼道歉！”

一听这话，刘文青胃肠一阵绞痛，像吞进苍蝇蛆一样恶心，顿时失去控制，朝周乡长大喊道：“我……我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、小学校长，向一个曾经残害过自己学生的无赖恶棍赔礼道歉？万万办不到！”

周乡长一点也不激动，可他眼睛里射向刘文青的似乎是股不可抗拒的火焰，像在战场上一样，下了死命令：“小刘校长，这一点，办得到要办，办不到也要办！”

刘文青同样眼睛里喷着火，四目相对，各不相让：“周乡长，别的事我都肯干，这件事，我不会，也不愿意！”

“你……”周乡长狠狠一甩手。他暴怒了，他恨不得狠狠地揍刘

文青一拳。但当他看到刘文青眼里含着不屈的眼泪时，他浑身一阵收紧，手无力地垂下来。他被刘文青的一种气质深深折服了。可是，他又不得不重新把手按到刘文青肩上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脸色立刻苍老了许多，胡子拉碴的像个乡下老头。他眼睛红了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小刘校长，我从心底里佩服你。但我不得不恳求你，因为我是乡长，是全乡百姓的父母官。我有说不出的难处呀……”

“啪，”刘文青含在眼眶里的两滴泪水掉了下来，“周乡长，我，我听你的！”

当天，周乡长同刘文青买了点水果，跨进了林阿贵的家门。

林阿贵冷笑着问：“哟，周乡长，刘校长，我是双荷镇上的无赖、恶棍，你们来干什么呀？”

周乡长把水果放到桌上，赔着笑脸说：“阿贵啊，我陪刘校长来向你赔礼道歉的。”

“嘿嘿，怎么个赔礼道歉呀？”林阿贵双手交叉抱着双肩，斜着眼睛看着刘文青，“一个大校长，不怕失了你的大面子、大身份？”

周乡长朝刘文青使使眼色，刘文青憋着口气，脸上挤出的笑比哭还难看：“林阿贵，我伤了你，我错了，我向你赔礼道歉。”

“哈哈，”林阿贵弹出眼珠，“怕是我伯父要回来了，又想捞上一把吧，是不是？既然你有打开校门的勇气，别来找我呀，大校长的志气哪儿去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刘文青实在受不了林阿贵这个无赖的嘲弄，脖子一下涨得血红，但被一旁的周乡长暗暗地狠狠捏了一把，他只得把蹿上心头的火焰硬压下去，说：“林阿贵，我赔礼道歉是真心的，你是双荷乡的人，希望你伯父回来之后，不要干扰他同乡里洽谈合资企业的事，你该为全乡父老积点德！”

“好，痛快！”林阿贵放下两条胳膊，“看你说话是真心，我也提出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你必须赔我一条正宗狼狗；第二，你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双荷。我不想看到一个杀死我狼狗的校长再出现在我的眼前！”

刘文青反倒冷静了，沉下脸说：“第一条，我决不同意，以后任何人当校长，也都不会同意的；第二条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上面一声令下，我明天就可以卷起铺盖离开！”

刘文青说罢，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林阿贵家。

三、忍辱陈原委

三天以后，林瀚云果然在县外办主任的陪同下，驱车来到双荷镇。林瀚云满头银丝，步履蹒跚，拄根红木拐杖，刚刚在乡宾馆安顿好，第一句话就向周乡长要求：“我要马上见到侄子林阿贵，关于合资企业，以后再谈。”

见林瀚云急切要见侄子，周乡长暗里叫苦不迭，三天前自己和刘文青到林阿贵家谈砸了。他恼恨得牙龈肿痛，饭不能嚼，现在，唯一的办法是不能让林阿贵同林瀚云见面，必须先叫刘文青来把事情真相讲清楚。也许，真如刘文青所说，能挽回局面。林瀚云见周乡长迟迟不言，起了疑心，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从沙发上站起来：“周乡长，我侄子阿贵怎么啦？他……他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不……不不，”周乡长连忙赔笑说，“他很好。只是前些日子偶与人争，破……破了点皮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林瀚云手捂胸口，“这是同谁……谁？”

“是……是同一个刚刚接任的小学校长。”

一旁的外办主任气愤地说：“是校长，更应该懂得我党对侨胞的

政策，简直是乱弹琴。周乡长，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。”

林瀚云吃力地摆了摆手，坐回沙发，微微闭上眼睛：“周乡长，别的不要说了，快把阿贵找来。”

周乡长脑门突突跳。眼下，这件事万万不能办的，他就硬着头皮同林瀚云周旋：“您侄子一点小伤，您老放心，您一路奔波，太累了，先歇下，养养神……”

林瀚云勉强点点头。周乡长正要去打电话叫刘文青，想不到门“砰”的一声被撞开，闯进来一个人，只见他头缠纱布，污血斑斑，衣着破破烂烂，眼睛血红血红，活像从街头垃圾箱里拖出来被人打了一顿的小偷。他“扑”的一声在林瀚云跟前跪下，放声大哭：“伯伯，你侄儿遭恶人欺侮，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”

周乡长和外办主任大吃一惊，来者正是林阿贵，而且竟然把丢了染了血的纱布又缠到了头上。周乡长脑子“轰”的一声响，这下子全砸锅了。

林瀚云见侄子这等模样，感情上哪里接受得了？联想到刚才周乡长的支吾神态，血压骤然升高，“啊呀”一声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林瀚云在小镇医院住下，乡政府要派人服侍，都被虎视眈眈的林阿贵轰了出来。周乡长急得日夜团团转。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同外办主任说了后，外办主任倒也为刘文青的正义所打动。但是，这毕竟有点因小失大。经过商量，采取两个措施：第一报县教育局批准，撤去刘文青校长职务，调离双荷镇，到乡下任教；第二，由刘文青亲自去医院向林瀚云说明事实真相，以图事情有所转机。对这样的处理，周乡长也是挥泪斩马谡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刘文青听了处理意见，望着急得肿了半边脸的周乡长，紧握住他的手，感情激动起来：“周乡长，我理解您，我真不该给您添这么大

麻烦，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理，我只要看到孩子们平平安安、高高兴兴上学，我就满意了……”

刘文青同周乡长来到医院，走进林瀚云病房，被林阿贵挡住：“喂，姓刘的，你该走啦，还来干什么？”

周乡长把刘文青领到林瀚云病榻前，作了介绍。

林瀚云睁开眼睛，见面前站着一个文质彬彬、眉清目秀的青年。他怎么也想象不出，这样的青年会干出伤害自己侄子的野蛮行径？不觉阴下脸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能动武呢？什么事不能商量解决？难怪国外有的宣传，说大陆青年不讲文明，不理性，看来……”

周乡长见刘文青一下涨红了脸，怕他忍不住，急忙接过话头说：“林老，请息怒，是我们乡里教育不当，才发生这件令人痛心的事，我们深感内疚，还望林老海涵。”说罢，转头对刘文青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向林老认个错！”

认错，怎么认错？刘文青直直地站着，违心的话实在说不出，他只想立刻把事实真相告诉林瀚云。但是，他刚要开口，林瀚云见刘文青脸上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，本来有点平息的火又蹿了上来：“年轻人，你太不理智了，是你无理伤害了我的侄子，难道要我这个古稀老人向你认错不成？”

林阿贵得意地瞟了刘文青一眼：“哼，打狗也得看看主人面！”

刘文青以最大的努力，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对林瀚云说了那天开门打狗的事。谁知林瀚云摇头不信，说刘文青打了人还来编故事哄他。

周乡长见无法解释，只得强忍气恼，带着刘文青走了。

两人一走，林瀚云摇摇头，痛苦地闭上眼睛，禁不住流下眼泪，嘴里喃喃说道：“看来，做了几……几十年的家乡梦，都……都是一

场空。阿贵，我们还是早……早点离开吧！”

四、挥泪留英才

几天后，做了不满半个月校长的刘文青，背着同来时一样简单的行装，和他并肩的是手拎一只网线袋的吴教导，缓缓走出了学校大门。他正式接到县教育局调令，到一个偏僻的农村小学当一名普通教师去了。他的后面整齐地跟着一大群送行的学生和老师。他们谁也不出声，但眼睛都是红红的。

听说刘文青要调离双荷镇，小镇街道两旁，自动站满了人群，他们都用敬佩的目光、无声的语言为刘文青送行。刘文青身披阳光，面露微笑，向街道两边的父老乡亲致谢。师生们送了一程又一程，谁也不肯回去。刘文青被这深深的情意感动得禁不住眼圈一红，掉下泪来。

突然，他看到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人。一边是林阿贵，一边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两人搀扶着林瀚云当街走来。风把林瀚云的白发吹乱了，他那瘦削的身子摇摇晃晃。一旁的林阿贵满面杀气，他充满着胜利者的满足与嘲讽，望着他强大对手的下场。

吴教导一见这架势，不由得一惊：他们拦着要干什么？他再看看那个小姑娘，是自己学校的学生，她为什么要站在林瀚云旁边？吴教导愤怒了：刘文青被你们赶走，现在他离开了，你们伯侄还不肯放过他，真是欺人太甚！他心想：如果再有不测，我拼了二十年的教导不做，也要保护刘文青。于是，他急步走到刘文青前面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刘文青。

后面的孩子和教师也呼啦啦围过来，护住他们已经离任的新校长。可是，刘文青拨开孩子和教师，一步一步朝林阿贵和林瀚